

人世间

一碗红烧肉

牟民

老屋里存满旧物件，旧物件的表层积存着厚厚的灰垢，灰垢里湿漉漉的。那是时间被囚禁的泪，手捻去，我的气息打乱久长的寂静，一阵烟灰飞上空中，听得一声噗噗响，时间破裂了，碎作一个个光点儿，再切开，抖落出其中的秘密，让多年后的人经历一次幸福的或者痛苦的回忆。最引我注目的是正间北面桌子上的两个瓷坛子，阳光正射其上，屋里有了活力的光。一个底色紫红的瓷坛子，一个黑色的瓷坛子，从灰暗里探出惊诧的眼神，如同打开了笼子里的孤独，要逃出来。它们嗅到了满屋旧年曾有的气息吗？或者记忆打开了它们对我的印象。别看不起这些不说话的器具，除去不会说话，它们也有意识，也有情感。坛子张开口，不知曾经的盖子碎在时间

的那个节点，勤劳的蜘蛛用丝线蒙了张网，做了坛子的盖子。坛子装的依旧是洁净的营养，从没有污染的心，坛子不老，坛子永远存着宝贝，存着希望，存着情感的光阴。

紫红坛子贮藏过多少鸡蛋，多少米面，多少糖果？它在空气中寻找默数。黑坛子如黑脸包公，威武森严，形而下地会不断有鱼肉，有豆腐，有腌出香味的鸭蛋、鸡蛋、鹅蛋，形而上地捧出温暖情意，总是及时地捧出母爱大爱，以温暖亲朋好友，温暖客人。坛子要扣过来，它比田纳西的坛子优越多了。它养育过年幼的儿女，养育过负伤的官兵，养育过街坊邻居体弱多病的孩童。不起眼的坛子，从它跟主人进家那天，周围洋溢氤氲之气，那是希望所在。只是主人对瓷坛子里的甜香无动于衷，总把好吃的留给

他人。身为主人陪嫁的坛子，不能给主人添加营养，它用口摩擦主人的手说：别忘了自己！主人心里却只有一个意念：这坛子里的营养属于需要的人。

坛子懂了，自己带来的喜悦、快乐，在主人心里，与众人乐乐，才快乐。

从时空角度说，坛子不占多少空间，从单一的价值的角度看，它不被人们看重，可从时间的维度看，它曾经深深刻下一坛子一坛子食物的痕迹，却无法计算其价值。关键它处在何地何时，捧在谁的手里。在一个农村主妇手里，且是一个烈属、支前模范的手里，它就是一个无价之宝。在一般人认为不起眼的瓷坛子里藏着天下事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，藏着催人泪下的大爱。

眼前这一红一黑的瓷坛子，曾经属于我的三奶奶。

三奶奶临走前，身边有十几个人。作为有名的老烈属，三个儿子先后牺牲在抗日、解放战争的战场上，老头子——我的三爷爷死在抬担架的路上。活到九十五岁的三奶奶，身边自然无亲人，死亡临近的那天，政府总要有人来送她一程。有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，还有村里的李书记，母亲算最亲的本家人，自然凑到跟前。三奶奶嘱咐母亲：侄媳妇啊，我走了，你可要保存好瓷坛子，别打了，里面要常存米面，存鸡蛋，等客人来了，能救急。三奶奶眼望北面桌上的瓷坛子，目光柔和，瓷坛子那一刻发亮，闪闪的，很耀眼。平日里，她天天擦，不允许一点儿灰尘。进到里面的带着三奶奶浓浓情感的食材是干净的，不存杂质富有营养的。那天，坛子满身发亮，似通了电，仿佛从历史的深处走来，还原了初时的模样。

母亲含泪应答。三奶奶目光停在屋梁上，目光慢慢散开，继而又聚焦在黑乎乎的笆泥上。她想起了大儿子踩凳子，趴在坛子跟前，探头，贪婪地看里面有啥。他刚要伸手，被她拽下来，举起巴掌，留下红彤彤的屁股。二儿子也被她的笤帚疙瘩招呼过屁股，只有小儿子乖，望她在坛子里藏白砂糖，抿嘴，却从不偷吃。那个比小儿子大三岁的十七岁警卫员小王，在战场上，面对突然飞来的日本鬼子的炮弹，扑到首长身上，自己被炸伤了屁股，炸断了左腿胫骨。首长把警卫员小

王安排在她家里养伤。小王每日一碗小米粥，小儿子一边喝白开水。隔一天，她咋也会想办法，给小王吃一个鸡蛋。最后，杀了唯一的一只母鸡，炖汤只给小王喝。那次，她见小儿子在墙角落捡起鸡蛋皮，使劲闻着，闻着闻着，把鸡蛋皮揉碎吃进嘴里，慢慢嚼，咽进肚里，她流泪了。没有阻止小儿子，让他吃吧，鸡蛋皮也有鸡蛋味道。等小儿子长大了，参军前，她才给他煮了两个鸡蛋，对他说，儿啊！等解放了，我煮一锅鸡蛋给你吃，顿顿一碗一小米粥。唉！如果时光倒流，她说什么也不再打大儿子二儿子，把坛子里藏的东西，让他们吃个够。多少年了，她年节都要在坛子跟前，燃三炷香，摆上五个鸡蛋，让三个儿子的魂儿回归。他们尸骨虽然不知道埋在何方，但都在国家土地上，回不回一个样儿，但魂儿会回来的，会回来品尝妈妈坛子里好吃的。

目光再次散开，思绪悠悠地扯出一条线儿，往高空里去，如飞机拉线。在线端，她看见了老头子。他跟另一人正抬着担架，一个跟小儿子岁数相当的伤员嗷嗷叫唤，那是伤疼呢，还是饿的？

天空飞来鬼子的轰炸机。她喊：快点儿隐蔽，快点儿抬到林子里，老头子！再细看，哪里来得及呢？离林子有二里地。只见老头子身子扑到伤员身上，飞机扔下的炸弹，在不远处爆炸。老头子被碎石擦伤脸，血流不止。

老头子哟，真不简单！孩子受伤了，尿不出尿，快憋坏

了，老头子不嫌脏，就这么吸了出来。那孩子再撒尿，老头子用瓷缸子接尿，倒尿后，刷一刷瓷缸子，继续用它喝水吃饭。老头子跟她说，有个孩子嗓子被痰堵了，也是我嘴对嘴吸出来的。经我救的伤员有十几个哩！怎么样，比你在家里伺候伤员不差吧？

她真想扑到老头子怀里，亲亲他。

老头子说，等赶跑日本鬼子，解放了，过上太平日子，我做一顿红烧肉给你吃。你嫁过来，曾经跟我说，喜欢吃红烧肉，至今没让你吃上一碗。

她等啊等，等来的是老头子的遗体。遗体上挂着那个瓷缸子，上面印着“支前特等功臣”的红字，仿佛一块块红烧肉刻在她心里。她不想红烧肉吃，老头子用命给她了。老头子献身支前大军的灵魂，打消她吃红烧肉的欲望；忙忙碌碌的拥军支前日子，也忘却了曾经的欲望。

她把米面存好，有伤员来了，继续熬小米粥、煮鸡蛋，只要坛子里有，她天天做。伤员走了，接着来了受伤的连长，来了营长，来了团长。坛子空了，伤员要有营养，她变卖了大小衣柜，变卖了首饰，换来个坛子满满的。有人疑惑，她坛子里咋那么富有呢？坛子放倒，就是两个变色的乳房，流淌着无尽的奶汁，流淌着三奶奶火热的爱，母亲的乳汁怎么能没有呢！坛子就是她的信念，是她的贴心宝贝。客人来，坛子富有了，她会不慌不忙，从坛子里取，绝不让客人空肚子。

三

屋笆里的光阴逢上熟悉的目光，退避三舍，目光打在各处，留下深深的印痕。房子掉落下一块泥尘，它在伤心，如人间的眼泪，不舍得跟主人分离。那块泥尘在半空里慢慢下落，仿佛她人生的最后一刻，以加速度运行。不，泥尘停下了，哆嗦一番。多像一块颤颤的烂糊糊的红烧肉呀！那退化的味觉，竟然品味到了红烧肉。

三奶奶情不自禁念嘟：红烧肉，好香的红烧肉，我想你一生，你落到我嘴边，我尝尝你，就满足了。这是咋的了？忽然想起这档子事儿？是闭口饭，还是我老婆子馋了？多不害羞！那些伤员还没吃上呢？那些客人还没吃上呢？

听到三奶奶的念嘟：红烧肉！

书记拨开众人，凑到三奶奶耳边，轻声问道：大娘，我的亲娘哟！你想吃什么？

母亲听清了，对书记说，我婶子想吃红烧肉。

红烧肉？大娘想吃红烧肉？书记直起身，左腿胫骨微微疼痛，他摸摸臀部，想起大娘的小米粥，想起那喷香的鸡蛋，眼泪流出。

母亲说，我婶子喜欢吃红烧肉，从来不舍得吃，她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钱攒在坛子里，说八路军来了，客人来了，她好待客。

原来如此啊！书记用湿巾擦擦眼泪，拍了自己一巴掌，拍醒了情感的麻木，拍掉了冷漠，越过记忆中的空白，他想起了将军曾经嘱咐过他，小王哟，你是父母官，要隔三

岔五，来看看老烈属，看看那位革命的老妈妈。他食言了，老妈妈重病的微薄要求，如利剑砍在他愧疚的心上，滴出悔恨的血。泪水再次哗哗而出。司机赶忙递过来湿巾，他喊道：快点儿，立即开车去县城买红烧肉，买最好的最贵的！

司机踌躇：书记，这儿离县城一百多里，路又不好走，怕赶不上。

赶不上也要赶，谁说赶不上，来得及，大娘吃得上，快去快回！

三奶奶盯着空中的泥尘，在想象中红烧肉种植在空气中。她会闻到它的肉香，以及时光发散的味道。把它放大了看，它不再神秘，那就是一块泥，一个村庄，一个地球吧！哟，味道越来越浓，泥土香，泥里有花香、苞米香、麦子香、小米香。一个做了多少伤员饭的老妈妈，从未尽情吃过自己的饭，她这食草民族养成的胃，拒绝吃客人的饭食，舌尖乖巧，闻到香味儿，自觉卷起，老老实实待在口腔里，连口唾沫都没有，舌头呆了，它哪里有所谓的馋瘾，从跟主人一起来到世间，有记忆那天始，它就不晓得啥叫瘾水！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有。这个食草的民族，培育了三奶奶的牛一样抗折磨顽强的胃，没有米面，几棵青草几枚树叶也可以对付一顿。

吃到肚子里的，再好，终究会没了味道，倒是留在时空里的味儿，长久地给做饭人闻，你闻多少遍都可以，做饭的人亏不了的！三奶奶曾经如此对母亲说。

四

时间也垂青于三奶奶，这一刻慢镜头走着。时间的目光里有温热，它们也希望嗅到红烧肉的味道。多少年了，屋子里闻不到这味道，光阴仿佛饿瘦了。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等待，红烧肉还热乎乎地扣在砂大碗里，被市委书记双手端在三奶奶面前。书记用勺子，轻轻挖出一点儿肥肥的透透的白肉，颤颤地送到三奶奶嘴边。

三奶奶目光已经散开，那份留恋的温情化在时空里，额头皱纹平展，露出细嫩的白净肤色，仿佛被蚯蚓刚刚理顺过，日常里的老人斑仿佛也消失了，消失于无涯的往昔，一道亮光打在老人脸上。

大娘，我的亲娘哟！红烧肉来了，你吃一口吧？

婶子，红烧肉来了，你吃一口吧？

三奶奶长吁一口气，如做了个梦，醒来，微弱道：了吧，你们吃吧，养好了身子，好打鬼子。我老婆子，我老婆子——

三奶奶大口往外吐气，不见吸气。我咋能吃这么好的红烧肉呢！那个几天没吃饭的伤员，饿的只剩下骨头架，该给他补一补。养好了身子，好有劲儿打鬼子！

红烧肉的香味缭绕在空中，光阴悠悠，带着香气，弥漫了珍藏着大爱的房子。

母亲后来常说，她真的看見，一缕青烟从红烧肉里冒出，空里变作白色，像奶汤，越过头顶，钻进了瓷坛子里。瓷坛子红彤彤的，如一块红烧肉，那是三奶奶把最后的希望，连同她火热的心肠，一起棺进了瓷坛子里。她临走依旧在等待，在希望。